

主題二：神聖的空間 (閱讀報告)

空間的同質性與聖顯

對宗教人來說，空間並非同質性，並經驗到空間中存在着斷裂點和突破點。他們在神聖空間和其他空間之間對立關係的經驗中發現。

宗教人對空間「非同質性」的宗教經驗是一種原初的經驗，相當於一種建立世界的基礎。因為神聖在各種聖顯中顯示自身時，不僅在空間的同質性中有一個突破點，而且還有一種絕對實體，相對於可無限伸延的非實體的揭露。神聖的顯然，就其本體意義，建立了這個世界。

宗教人以這個顯現取為定點，希望將自己的住所定居在世界的中心上。而且這個定點中心的發現與投射，相當於世界的創造。

另從凡俗經驗來看，空間是同質的，也是中性的；沒有任何的突破點，作者引用幾何學去解釋空間概念，並與對凡俗空間的經驗混淆在一起。結果得出，空間的經驗與神聖空間的經驗是直接對立的。並探討非宗教人所認知的空間經驗，也就是拒絕世界的神聖。不管非宗教人把世界的神聖撇除到什麼程度，他在繁殖生活中建立了自己喜歡的選擇，卻從未完全地摧毀掉宗教的行為。

所以此書，介紹並引用人類歷史的生活，及其他宗教價值與行為，讓我們去探討。

神顯與記號

教堂的門：其門檻劃分兩種空間，凡俗與宗教的區分。當人們進入這道門的時候，就像有一個凡俗世界渡過神聖世界的相連。

以動物來顯示地方的神聖：一隻野獸遭到獵殺後，並在殺死之處建立聖殿。或一隻家禽（譬如牛）任牠自由地行動，過了幾天找到牠，並在尋獲之處將它獻祭，後來在此地建祭壇，再圍繞祭壇周圍起村莊。這些例子，表達並非人們自由去選擇神聖地點，他們神秘號的協助去尋求和發現的。由此可見，聖顯已廢除了空間的同質性，並顯示出一個定點。

混沌與宇宙

傳統社會的凸顯特質，他們認為在他們所居住的地，以及圍繞在這地區旁的未知而含糊的空間，兩者是對立的。前者就是指他們所在的世界或宇宙；後者指宇宙以外的另一個世界，混沌的空間，有一些魔鬼邪靈亡靈的外來者所盤據。因此兩者的區分而產生一道可見的裂痕。

作者講述，以前的人，以祝聖及佔領的儀式，把未知的世界成為宇宙化，藉此

建設並擴大他們所住的世界。

有點像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，以耶穌基督之名，佔領他們所發現並征服的領土。樹立十字架並祝聖這國家，使這塊領土有某種新生命。

空間的祝聖即宇宙創生的重複

人類一些部落，透過上述所講的祝聖並佔領土地，創造了自己的民族和始祖，並建立他們的制度。作者以澳洲的游牧民族做舉例，他們把橡膠樹的樹幹，作為神的聖柱。這支柱有兩方面的功能。1. 宇宙論功能 2. 救贖論角色。在游牧期間他們帶着聖柱，在他們移動過程中，使他們總是行在自己的世界，同時也得與天共融交往。後來這聖柱亦演變為宇宙柱，支撐宇宙三層：地下、地上、天上。這支柱在慶典中，扮演重要部份，能母乳這房子一個宇宙性的結構，使房子稱為我的世界，放舉行儀式時，候選人則宣告：「我在世界的中心，我在世界的柱子上」。

世界的中心

這個宇宙的三層次，後來演成世界的體系：1. 神聖空間在空間的同性中，構成了一個突破點。2. 這個突破點是由一個開口的象徵所表明出來。透過開口才得到宇宙區域通往另一區域成為可能 3. 與天的共融交往，可由各種圖案表達出來，而所有的圖案都提及宇宙柱。4. 我們的世界圍繞着這個宇宙處向外伸展。因而此處位於正中央。即是世界的中心。

不同的例子有

- 1) 與聖地與聖殿，一般相信是在落在世界的中心上。
- 2) 廟宇，是宇宙生的複製品，因而結構了天與地之間的連結。
- 3) 廟宇的根基，深深地向下延伸至下界。

我們的世界總是被安置於中心

宗教人想要可能接近地活在世界的中心。前提及澳洲游牧民族，他們總是將聖柱，以使自己不至遠離中心，並維持與俗世之上的世界共融交往。

作者有提及，亞洲某些地區，人們要建立一個新的村莊，會尋找一個自然的交叉點，從中心點向外構成的四方建築，便是宇宙圖。而村莊的中央通常留下一塊空地，建築一座慶典之殿。屋頂象徵天，而相同垂直線的另一端，象徵死亡的世界。有很多部落的聖殿，都有同樣的建築。

城市 (宇宙)

因此，所有對城市進行解構，就像退回混沌。人類的住處及城市都建造防禦要塞（例如溝渠、迷宮、堡壘，城牆等）的設計來預防及抵抗邪靈及亡者的侵入。

開始從事世界的創造

人類經過工業社會的發展，消除神聖的歷史，我們的住居變成機械性的住家。

但作者提及兩個例子足以說明了，第一種方法，已在最古老文化階段中得到證實（澳洲游牧民族的聖柱）；第二種方法，似乎在最早的農業文化中已有發展，這反映一個事實：在所有的傳統文化中，居家住處，印着反映出這個世界的單純事實，具有神聖的。

宇宙創生與建築祭禮

作者指出建築祭獻就是建基在宇宙創新神話的形態上。如果一個建築物要延續久遠，它就必須被賦予生命力，以象徵的儀式，或是以血祭獻，都是為了建築結構的益處。

房子是一個宇宙，私人們藉着模仿忠臣典範式的創造，即宇宙的創新，來為自己建構的宇宙。每一個建築和每一個住宅落成典禮，某程度是一個新開始。甚至乎現代社會，每逢喬遷新居之日或喜慶時，都保留古老以前開始一個新生活時所瘋狂慶祝的記憶。

因為住宅建構一個宇宙圖，象徵性地安置於世界中心。另外有一些文化，將這些宇宙意義和象徵性功能，轉化為煙囪及位於神聖之地上放的屋頂部份有深層意義，最古老的聖殿是露天的，或者在屋頂上穿着一個洞，亦即穹窿之眼，象徵從一個層面穿越至另一個層面，與超越界的共融交往。因此，宗教性的建築結構，不過是採取並發展早已呈現在原始住宅結構中的宇宙象徵。

聖殿、大教堂、主教座堂

作者指出東方文明的國家，對聖殿都有新重要的評價，他們不僅是宇宙圖像，而且被認為是超越模式在世界的複製品。亦介紹宗教的價值聖殿作為眾神的房子，是高於其他地方上，無論世界有什麼不潔，它持續地聖化這世界，同時維護住者世界。

聖經上撒羅滿曾說：「上主曾命我在你的聖山見造聖殿，在你居住的城邑內修築祭壇，仿造你起初所備置的聖幕的式樣」所以天上的耶路撒冷如同天堂，為神同時所建造。地上的耶路撒冷，不過是模擬超越模式的複製品，它可能被人所沾污，但是此模式卻是不可朽壞的。

而今日的教堂是仿效天上的耶路撒冷而建的，表達教堂亦是天堂或天上世界的再造。神聖建築的宇宙論結構，至今仍持續保存在信仰基督宗教地區的思想中。

感想:

今題講空間和神聖，記得神父話，空間最重要有我，這才會體驗到空間和神聖。這文章我覺得，作者以人類歷史和宗教人的角色去寫神聖空間。

讓我開始明白古時的人，以祭獻和祝聖的方式來建造房子，並擴展他們的土地。好似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，以耶穌基督之名，佔領他們所發現並征服的領土。令我想到舊約的若蘇厄帶領以色列民打每一場的聖戰，最後，得到上主應許之地。而古代的中國在戰爭的時候，都有祭天的儀式。可見古代的世界，人類的生活模式好似差不多。感到可惜是，到底每場戰爭是否真是得神的應許呢？

神父曾提及你我他關係，使我想祈禱是一個神聖的空間，當祈禱的時候，這個你我他會在祈禱中出現，就是自己，天使，魔鬼，祈禱中聽到內心的聲音，要如何辨別天使或魔鬼對我說話呢？我們慶幸有神師的指導之下，得到指引。但對非宗教人或不返教會的教友來講，如果聽到這把內心的聲音，可能來自魔鬼/自我，相信會產生一定的破壞力，尤其是擁有權力的執政者，發動大戰。

即使惡發生，我們亦體會到神聖，神父提及有些犧牲者，例：位於波蘭南部的奧斯維辛 **Auschwitz** 集中營：今日的人也可以體會到當時那些人的苦難，及他們那個悲慘、不公義的對待。這是一種神聖的回歸，是一個悲慘的神聖回歸。另外一個是立陶宛 **Lithuania** 希奧利艾 **Siauliai** 十字架山。那些人在極權政府統治之下被殺，當時的人民就利用埋葬亡者的時候，豎立了那些十字架，因而變成了一個十字架山。那亦都成為了一個基督徒「神聖空間」的標記。聖高比 **Kolbe** 在奧斯維辛 **Auschwitz** 集中營殉道的牢房：聖高比神父就是在那裡受死，是被餓死的。這個地方也是不斷有人去，基督徒都會覺得那是個神聖回歸天父的地方。「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是天國的子女。」這是耶穌的教導，祂亦是受到政治的迫害而受苦致死。最後，祂光榮復活回到父的身邊。

神父亦提及，耶穌降生成人，來到凡俗的世界，祂所到之處都成為今日基督徒朝聖地方，如：白冷 **Bethlehem**；納匝肋 **Nazareth**；約但河 **Jordan River**；加里肋亞海 **Sea of Galilee**；大博爾山 **Mount Tabor**；哥耳哥達 **Mount Galgatha**

(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)。這些地方成為神聖空間，又是我們在這裡默的好去處。

文章提及宇宙的三層次，1.神聖空間在空間的同性中，構成了一個突破點。2. 這個突破點是由一個開口的象徵所表明出來。透過開口才得到宇宙區域通往另一區域成為可能 3. 與天的共融交往，可由各種圖案表達出來，而所有的圖案都提及宇宙柱。4.我們的世界圍繞着這個宇宙處向外伸展。因而此處位於正中央。即是世界的中心。聯想到十字架，耶穌的死，使十字架成為聖柱，成為救贖的象徵，並構成了一個突破點，因為曾聽到有人話十字架垂直部分，代表人和天主的關係，耶穌的死令我們和天父的關係恢復共融，這是天、地的兩個層面。第三個層面就是陰府，聖經提及耶穌死後曾下降陰府，拯救舊約的好人。據相傳，耶穌的血由他被釘十字架自裂開的岩石中滴在到地下的山洞，此處是亞當的墓穴，今日的亞當小堂。耶穌是我們世界的中心，宇宙的中心，所以世界的每一角落，都有聖堂。每當彌撒舉行時，宇宙的三層次又會出現，就是我們和天主的共融; 我們和教會的共融; 我們和所有人的愛的共融(包括生者，亡者)。藉住耶穌一次而永遠的犧牲，聖化和救贖我們。

還有，耶穌基督的教導，只要我們能接受耶穌的說話，進入我心，過著聖潔的生活，我們都是神聖空間的一部分。

VMC

1-4-2024